

之人 编



危机！

——性病在大陆泛滥

危 机!

——性病在大陆泛滥

之 人 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危机！
——性病在大陆泛滥

之 人 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00001—30 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48—0832—6/I·185 定价：3.00元

内 容 简 介

在许多人眼里，性，是一个难以启齿，欲说还休与贬得不能再贬的字眼。

对于“男女授受不亲”熏陶下的传统中国人，性，无异于洪水猛兽。

对性生活的无知，能导致什么样的恶果？没有科学指导下的性生活，将会给民族素质带来怎样的衰败？在中国绝迹了几十年的性病真的又死灰复燃，真的开始蔓延、泛滥了吗？

集这些关于“性”问题的真实报告为一册，目的是强调它的严肃性，知识性，引起重视、引起研究，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和身体素质。

目 录

- A 来自中国的“性”报告
.....笑峰 晓宇 (1)
- B 性病——恶魔潜入大陆
.....鲜 琦 (10)
- C 性病在中国
.....康 健 (31)
- D 性问题采访手记
.....麦天枢 (75)
- E STD在蔓延
.....李乐 渭水 (115)
- F 性医学备忘录
.....季 宇 (178)
- G 艾滋病——粉红色的幽灵
.....文 江 (202)
- H 性科学备忘录
.....吴芯雯 (242)

A 来自中国的“性”报告

笑 峰 晓 宇

对于“存天理、灭人欲、”“男女授受不亲”熏陶下的传统中国人来说，性，无异于洪水猛兽。

对于知道人体结构、知道试管婴儿、知道弗洛伊德、知道“中央之国”以外的花花世界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性，也无异于薄冰深渊。

在中国人眼里，性，是一个难以启齿，欲说还休，贬得不能再贬的字眼，并且与低下、罪恶、淫秽等连在一起。

在这个使用人性、阶级性、艺术性、纪律性、严肃性、重要性……几乎去掉后缀的“性”就不足以为文的国度里，一旦把它拆开，让“性”独立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时，便成了十恶不赦，便只能屈居于没有阳光，没有舞台的死角而进入地下状态。

如果说羞于在公开场合谈性，羞于用正式的机构研究性，甚至鄙视、甚至非难、甚至

“踏上一只脚”，是因为中国人真的不谈性、不研究性，没有性生活？那么，这个泱泱10亿之众、繁衍力超强度旺盛、人口增长率曾达到惊人高度的黄土地，便是一个千古之谜了，甚至连上帝都会为之惊诧，为之喟叹。

不在公开场合谈性，并不等于私下就不谈性，更不等于就没有性生活。

不研究性，并不等于科学史上就不存在性科学，更不等于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研究性科学。弗洛伊德成为当代中国的时髦，并不是因为表示他名字的音节比其他人的更加动听、更加抑扬。

自从3000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前出现“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以来，人们面对自己、面对人类的全部便开始了苦苦寻觅、苦苦探究。

正象长江的源头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南侧、黄河的源头在巴颜喀拉山脉东麓一样，智者哲人们从“性”问题的分析入手，找到了社会的发轫、生命的起源。“在历史的某一瞬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跨越了艾略特所谓‘欲望与痉挛之间’的断裂，于是才有了人们的血肉之躯。”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关于“性”的传说和崇拜，都源远流长。据古希腊阿里斯多芬说的，从前的人形体是一个圆团，腰和背都是圆的，每个有四只手、四只脚，一个圆颈顶上安着一个圆头，头上有两副面孔，耳朵有四个，生殖器有一对。这种人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强壮和旺盛，因此，自高自大，连众神都不放在眼里。于是，众神之首宙斯象切青果

做果脯和划切开鸡蛋一样，把每个象圆球一样的人切成两半。而被切成两半的，常常相互思念、拥抱、交媾，于是情欲就种植于人心了。当然，这仅只是一个传说。

许多原始民族，都曾把生殖器当作图腾崇拜过，这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的人具有深刻的认识，对同性这个命题相关的一切都持一种理所当然的承认和接受态度。古印度教就认为，使生命臻至完善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性爱。

于是，克拉夫特—埃宾、摩尔、赫希菲尔德、布洛赫、弗洛伊德、弗洛姆、金赛、玛斯特斯、约翰逊、卡普兰……一些世界级学者纷纷潜心研究、著述立说，都力图从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理论在性的世界里探出个究竟。

于是，1896年在科学的王国里一门新兴的、闪耀夺目光彩的科学——性科学创立了。

于是，《性心理病》、《性学手册》、《性病理学》、《性学》、《性学手册大全》、《歇斯底里研究》、《梦的解析》、《性学三论》、《图腾与禁忌》、《人类性解剖学》、《人类性反应》……汗牛充栋的专著为人类认识自己、发掘自己，拓宽了视野，铺垫了丰厚的理论基石。

怪不得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奥古斯特·倍倍尔说，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更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并且称赞诗人维尔特长于海涅之处“就是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

大凡是人，不可能不接触性，不思考性，不研究性。人与性是注定要于古不朽地结下这不解之缘。

美国是最早提倡性教育的国家之一，它的第一部性教育专著《真理的教导》公开出版于1892年。而那时中国还无暇顾及、不屑顾及。皇帝在忙于选妃，豪富正在忙于纳妾。本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性教育课程除了医学院开设外，还有12门有关“性”的课程分别开设于家庭社会科学系、社会学系、学校卫生教育系、家庭经济教育系和成人教育系。而那时中国正处在“红色风暴”的时代，“江水英”家里不能有男人，“阿庆嫂”家里的男人当然长期在外，即使“李玉和”家中有两个女人，但一个是革命的奶奶，一个是革命的女儿，属于他的女人仍然没有，显然谈性研究、性教育，只能是多此一举。

中国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承认有一门学科叫性科学，才开始承认应该有个专门研究会，才开始承认对性有研究的人可以授予学衔，才开始公开出版发行关于性科学的专著、报刊。

然而，却比这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存在晚了整整五千年！

黄土地上生长的炎黄子孙们在没有科学灵光的五千年里盲目尝试，朦昧摸索，完成了延续中华民族的伟业，然而，这五千年，伴随了他们多少兴奋与焦虑、欢乐与苦痛、幸福与悲哀啊！

有人说强盛的中华民族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走下坡路的，而近代渐强的西方正是那个时候公认了性科学并大加研究，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找不出丝毫内在的联系。

吗？

民族素质，显然与性科学的研究休戚相关！

戴着“东亚病夫”的镣铐，吟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曲子，顶着人口暴涨的危机，迈着悠闲、规则的八字步，蹒跚而行的中国人啊，如果早在《诗经》时代、早在《西厢记》、《金瓶梅》、《红楼梦》时代就着重性科学的研究，那么，这群龙的传人也许早就焕发出了勃勃的青春，早就校正了曾经使中华民族享有“万邦来朝”的黄河文化，早就实现了拿破仑那不无叵测的预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的时候，将使世界瞩目！

当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史已成过去，过去的东西再也无法重新设计。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怪罪历史，我们只是为了改造今天和未来，因为今天和未来也将成为历史，而我们也都将成为历史的产物而受后人评讲。

性这东西，难道真的是年龄到了跟婴儿生下来就会吸奶水一样，无师自通吗？

据说：一对上过初中的年轻夫妇，结婚5年，男的分不清尿道和阴道，女的还是处女！一个结婚3年的妇女，尽管丈夫先天性阳性发育不良，根本没有性生活，却安安然然本本分分地做“媳妇”，如果不是一个男子暴力强奸，她还不明白什么是作夫妻！一个丈夫新婚之夜对自己的妻子表示一下爱抚，女的居然大骂“坏东西”、“流氓”，并且蹬上衣裤夺门而去！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女方处女膜完好无损，而肛门括约肌却松弛了！一对夫妻结婚好几年了，还以为性生活是电影上那样亲亲嘴、搂搂抱抱！……不用再举了，这

已经够了，够使我们欲哭无泪了。

辛酸、苦涩的童话般的故事，竟然实实在在发生在80年代我的同辈人的身上，难道不足以让人深思吗？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的，性爱与情爱具有特殊性，但特殊性不可能超越普遍性，性爱与情爱也遵循这一原理。没有性爱作基础，爱情将是空中楼阁。

如果说没有爱情的婚姻还能苟延残喘的话，那有么没性爱的婚姻，就连起码的感情维系都失去了。婚姻中性生活满意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婚姻美满程度。

在性道德和性知识方面的蒙昧无知，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性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是有些人由于缺乏对性生理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必要的知识，从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惧和烦恼，影响身心健康。青少年误入性罪错的主要原因往往在此。一般说来，性成熟与人格成熟的不平衡、好奇心理、畸形的性享受心理等容易导致性罪错。

缺乏性教育的直接产物便是人的对性的无知和对性的随便。而性的随便象招魂曲一样招来了AIDS——“后天获得性免疫功能不全综合症”。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1988年3月15日在日内瓦宣布，世界艾滋病人的数量继续大幅度地增加，到2月底有133个国家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艾滋病人数高达81433人！另据《世界卫生》杂志披露，世界上每秒钟就有4人感染艾滋病！

在中国曾一度根绝的性病又死灰复燃，随着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潜入大陆。1988年4月28日，中国不得不爆出花

边新闻。上海性病防治中心开诊！

哈佛公共卫生学校校长哈维·梵勃格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艾滋病将改变性教育的性质，……性教育再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苏联《接班人》杂志也呼吁：性病问题必须公开化，羞于启口则后患无穷。

对科学的封闭，科学的门决不会自动打开。

对科学的反动，科学的惩罚将会沉重得无法估量。

对性科学领域的封闭和无知，已经酿造了许多让人痛心而又无可挽回的悲剧。今日的中国人在现实面前如果再一次甘当过客错失补过的良机，那么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真的要列入头号课题了。

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是不会拒绝对自然问题的研究的，正象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不会穿着衣服洗澡一样。

一件本来很自然的事，如果硬是塞给它某种神秘色彩，那么它便真的神秘起来，并且神秘得远远超出了制造神秘的人的初衷，远远超出了事物本身。清末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非常反对把性问题搞得那样神秘化。他说，譬如“藏物于篋”，越是不让人看，人们越想看到，不如将篋打开，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古希腊时代，少女们可以裸体而舞，甚至在战斗和竞技时也不穿衣服，“然而其间都绝看不到，也绝感不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荡。”用中国人常常说的那句话，就叫“见怪不怪”了。

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居民，在孩子开始明白事理的时候，其父母就以亲身的体验，教给孩子有关性方面的知识，结果，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大以后，并不把男女异性之事看得

神秘莫测。而且很少有性烦恼、性差错、性犯罪，有关资料表明：美国由于大约80%的公立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结果使受性教育者的怀孕率降低了30%。

1965年，美国成立了“美国性信息和性教育理事会”；

1969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魁北克大学设立了专门培养“性教育工作者”的专业；

1970年，日本开始用“性教育”取代“贞洁教育”；

1972年，墨西哥建立了“墨西哥性教育协会”；

1983年，苏联性教育课成了中学的必修课；

1986年，保加利亚召开了全国性会议，专门研究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

1986年，英国上院通过了得到政府支持的一项修正案，要求教育部门从事性教育；

.....

加强性教育已成了国外的一大趋势，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还是高度工业文明的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从性教育的普及和深入中找出数据。

正在开放黄金海岸，并试图全面开放的中国，在经济上准备加入国际大循环，那么，在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准备采用这样相同的步骤呢？

其实，建国后，我党在抓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已经注意到了新中国的性教育。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性教育实施实在是步履维艰！

好在，计划生育已作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而被家喻户晓；全国性普及法律知识教育为性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性教育的普及和深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还有一大批“历尽艰辛，至死不改”的性科学专家已开始为之研究、为之奔走。

1983年，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曾就性病、性教育问题对有关部门谈了个人意见。

1984年，我国公开出版了玛斯特斯、约翰逊和克洛德尼三人合著的性医学教科书。

现在，各种性科学的书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性教育和性病的防治工作也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这距发达国家的水平和我国的现实要求还相差一段相当不近的距离。

文学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本书是在中国人心理承受力强度允许的条件下记写的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摒弃、拒绝客观存在。

文学的作用在于提示生活、干预生活，但不能代替生活。文学反映科学现象并不是说就在从事科学研究。

我们结成此集，并推向全社会，只有一个目的：引起重视、引起研究，引发性科学的繁荣。

严峻的现实，使每一位生活在黄土地上的研究者、被研究者都有责任竭诚合作，让龙的传人，我们的华夏子孙再次复苏、省悟、明智，腾飞。

B 性病——恶魔潜入大陆

鲜 琦

1988年4月28日，红灯骤亮，国内一家晚报在头版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上海性病防治中心开诊！这是我国大陆目前最大的一家治疗性病的机构。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第一次在各级党报上登载与“伤风败俗”的性病有关的消息。

解放前，旧中国各城市的卖淫宿娼现象猖獗，性病蔓延，泛滥成灾。解放后，我国政府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了卖淫宿娼的黑窝妓院。对卖淫的妇女大多采用改造、培训的方式，使其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对染上了性病的妓女，国家则免费为其进行积极的治疗。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就郑重向全世界宣布：除台湾港澳地区外，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性病！

然而，随着对外开放，西方伦理思想的传入，国际旅游事业的发展，外国人的进进出

出，我国大陆绝灭了了的性病又象“恶魔”一样蠢蠢而动，死灰复燃。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首都某大医院一位性病医学专家首次在北京检查发现了第一例性病者。以后，性病者接踵而来，患病率日益增加，其病症也日趋严重。最初，这些性病者几乎全都是前来我国游览参观、工作学习的外国人。紧接着，从沿海一带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旅游胜地，以及内陆的城镇乡村都发现了性病者。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患者已不全是外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同胞！就大陆范围来说，性病的发病率在广东、广西最高，其次是福建。在上海，1987年的性病报病率（或就诊人数）比1986年上升了4.2倍，且年龄逐渐趋于低龄化（最低20岁）。至于那些自觉症状轻微，未就诊的性病者则是无法统计。

近几年来，我国公安司法部门，几乎每年都要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打击一次（或数次）嫖妓违法犯罪活动，从严从重处理：该杀的杀，该判的判。不够判刑条件的，送“妇女教养所”收容。决不姑息迁就。

一个由性教育引出的话题

尽管我国的宣传工具在竭力抨击西方国家性淫乱、性犯罪和性疾病猖獗蔓延、泛滥成灾，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许多国家在性教育方面的确走在了我们前面。

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事实，足以说明早期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上居住的民族有个传统的社会风俗，就是孩子在十岁左右，开始明白事理的时候，其父母

就以亲身的体验，教给孩子有关性方面的知识。孩子的成长发育，女子的阴道月经，男子的阴茎遗精，少男少女的朦胧早恋，青年男女的性爱婚姻，夫妻的性欲望、性生活，胎儿的形成生产、哺育教养等等都讲。特别是对人的来历讲得格外详细明了。因此，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并不把男女异性之事看得神秘莫测，而是一切顺其自然。有资料证明，这个岛上的居民精神卫生状况良好，他们很少有性烦恼、性差错、性犯罪的发生或意外。换句话说，这个民族通过早期性教育，获得了性生理、性心理方面的“后天性免疫”。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和西德，由于在战后采取了控制性泛滥，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措施，结果使性乱伦和性疾病的发生率出现了历史以来的空前下降。

即使在当今美国，由于在大约80%的公立学校里对学生开设了性教育课，结果使受性教育者的怀孕率降低了30%；相反，未受性教育者的怀孕率则上升了58%。这就不象有的批评者所担心的那样，性教育会使发生性行为的人数增加。事实上，受过性教育后，会使学生初次性行为的时间推迟，怀孕率降低，患性病的可能减少。美国的一次民意测验还表明，性教育现在受到了86%的美国人的赞同；89%的成人希望能给12岁的孩子开设有关性教育和人口控制的课程，大约75%的人认为，同性恋和堕胎应包括在课程内。哈佛公共卫生学校校长哈维·梵勃格更是高瞻远瞩地指出：“毫无疑问，艾滋病将改变性教育的性质……性教育再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